

追梦

■ 陈远

咸腥的海风，从辽阔的南海远处吹过来，拂过水东湾畔的红树林，在靠近岸边的一个小渔村大地上回旋。这是粤西一个普通的小渔村。站在小渔村海岸边的吴范华，任由海风吹拂。海风吹着渔村少年吴范华，吹开他的心事，也吹开了他的文学梦想。从此，在追梦的路上，跌跌撞撞，依然坚定追逐前行。文学的梦想，像五月的鲜花，一直盛开在他的心里。

一辈子从大海里讨生活，与大海和渔业结缘的父辈，生活粗犷豪放；渔村里的年轻人，周日假期就赶海捉鱼虾。而吴范华却常常痴迷于书本，痴迷于美妙的文字，脑子里展开文学想象的翅膀，在空灵妙曼的文字世界里畅游。

由于痴迷和全身心投入文学，他一心想成为文学青年。结果，在七月激烈的竞争中未能跨过高考的独木桥。

高考败北回到渔村里。村民都是闽海打鱼佬，日晒雨淋的脸庞成了古铜色。村民们通过闽海致富了，而落榜青年吴范华却是一个落魄书生，一时不知往后的路怎么走。

好在，有人认可他的语文水平和写作才华，把他推荐到镇中学担任初三语文课的代课老师。一个高考落榜生能胜任初三年级毕业班的语文老师吗？学生和家长一脸疑惑和担忧。很快，课堂上他端庄的教态、渊博的知识、很强的教学表达能力，迅速受到学生的欢迎，一时成为很有威信很受爱戴的语文老师！

乡村学校夜色下的校园里，吴范

华在宿舍的灯光下认真备课，认真批改作业。在教学之余，读书，写作，投稿，接连的失败都从不气馁。微薄的薪水，他几乎都用来订阅各种文学报刊。特别是从信宜思贺镇走出来的励志的著名农民作家杨干华，是他文学创作的动力和努力方向。

屡屡投稿未见采用，加上周围人异样的目光，令他茫然不知所措。心情苦闷的日子里，看到很多中学窗都成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，他又想到了高考。

于是，他一边认真教书，一边又拾起高中课本复习。落榜二年后，代课教师吴范华终于以优异的成绩跨过七月的独木桥，被中山大学中文系录取了。

宁静的大学校园里，文化气氛浓郁，书香四溢，吴范华沉寂的心又活了，他又开启文学的追梦历程。在教室，在宿舍，在图书馆，在绿荫如盖的校道，吴范华总是与书本为伴，脑海里总是闪现着崇高无比的文学殿堂，读书与写作成了他的常态。

周日的时候，他专程到广州市文德路，找到省作家协会驻地，想进去拜访他心目中无比崇拜的名作家，向名家请教写作的秘诀。可是，走到大门口，却又犹豫不决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青年，就是这样纯真和执着地追梦。

四年光阴一晃而过。大学毕业后，他分配回家乡的镇人民政府工作。名牌大学毕业生分配回到家乡，虽有诸多的不甘，但他的文学梦想依然像春天地里的庄稼，旺盛地生长拔节。家乡的山山水水，渔村的人物世

事，成为他创作的生活源泉。年轻气盛，工作有干劲，文笔犀利，使他很快成为镇政府机关的一支笔。这时，他的才华被电城镇领导获悉，硬是把他挖过来，让他当电城镇办公室主任。

镇办公室主任有忙不完的琐碎事务，但这不会阻止他的文学追梦行动。他总是挤时间走街串巷，田间地头、渔村码头。与群众攀谈，与农民交朋友，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，或写成新闻稿件，或创作成小说散文作品。这时候，他的作品陆陆续续刊登在市日报的版面，甚至上了《人民日报》华南版的头版头条。

有一次，他写了一篇新闻稿，因有很强的时效性，他自费打车，从电城一路颠簸到茂名市区，找到报社投稿。这篇稿件竟获报社高度重视，迅速编发到报纸的头版头条。

正在雄心勃勃为追梦而奋力拼搏之时，一个偶然的机遇，一个商业项目的光明前景，引起他的沉思和面临新的人生抉择。这个渔村走出来的渔民后代，不管如何，他血管里始终流动着冒险闯商海的基因。一旦有了合适的机会，从商的念头就会被唤醒。

于是，他辞别体制，暂别新闻文学，华丽转身闯商海，到广州、深圳、香港等地发展。从此，他行走在城市他乡，在商海里傲立潮头，拼搏奋斗，不断创造商业传奇。

一眨眼过去很多年，商海的拼搏历练，他以务实、低调、诚信和商业智慧，终于斩获颇丰，功成名就。只是，夜深人静之时，当初追求文学梦想的情景，竟清晰地浮现脑际。这些年的

商海沉浮，并未淡化他骨子里的文化基因。

前两年，他以嘉美实业投资集团董事长的身份回到家乡投资办实业。有一天，他正在处理商务，有位客人来访，是当地的区作家协会负责人老周。原来他们是老熟人兼文友。当初，老周在工作之余写长篇小说，每写一章，都拿着跑到镇政府找吴范华交流切磋。

这些年，与吴范华打交道的大多是商人。此刻，与老周回忆过去，谈文化，谈文学，瞬间将吴范华的记忆拉回到青少年时代的文学追梦情景里。与文学再次相遇，他的心被温暖到。

交谈中，吴范华得知广东省小小说学会要在茂名设立分会，非常爽快给予支持，他说，我这种支持，也是追梦圆梦。

他一有空，都积极参与当地的文化文学活动，当地作者的作品分享会，不管认识不认识，只要有时间，他都应邀到现场参与阅读分享和支持。

他的商业版图大都在外地，涉及康养，旅游景点，农业开发。他的身影常常都在各个项目基地奔走操劳，无暇顾及停留欣赏沿途的风景，但是，心底里始终保留着青少年时代那个文学梦想。在商海游走的同时，他仍然在文学追梦的路上。他说：“有梦就去追。追梦，就像暗夜里追光，这是青春的激情啊！我也一定会在合适的时候，重新拿起搁置多年的笔，继续追寻心中的文学梦。”

从水东湾奔涌过来的海涛拍岸，也在回应着他发自心底里的心声。

瞳孔里的春雾

■ 劳小颖

市府广场的霓虹灯，总在暮色降临时一盞接一盞地亮起来。母亲曾是那光影里最守时的舞者。退休后的黄昏成了她的舞台，节拍里藏着她未褪色的青春。她把广场舞过成了另一种朝九晚五，黄昏被她过成了固定仪式：五点喝下半碗白粥，六点前就赶到市府广场，融入音乐的节拍。我们笑称她跳广场舞比上班还准时，直到这两年，她在电话里开始迷路——来电显示对她来说成了谜题，屏幕上的字也被雾气遮住了。

母亲不知换了多少副老花镜，度数越换越高，可她的视线还是像被困在一团雾里。她看不清来电显示，老花镜的度数加到顶了，终究抵不过晶体状的浑浊。两家医院的诊断书都写着同样的结果，她将它们压在抽屉最底下，好像这样就能挡住那越来越模糊的世界。她总拿着眼药水瓶反复擦，就像在擦一盏不会亮的灯。

“妈，您两只眼除了白内障，还有青光眼。”我攥着诊断结果时，母亲正盯着电视上放大的字幕发呆。她的眼角堆着褶皱，像被泪水浸透的宣纸。可雾气还是在她眼里越积越浓。

陪检的哥哥左眼常年水肿，视力一天天减退——那是童年爆竹灼伤的旧患。裂隙灯下，医生指着她雾蒙蒙的左眼说：“这片白内障，该是积了四十年的霜。”哥哥不置可否：“我才靠近花甲，就要做摘除？”我轻声说：“哥，技术很成熟了，别担心。”他摸了摸左眼，笑了笑：“霜打的茄子，熟得透，但也甜。”

这对母子最终在眼科病房重逢，像两颗被雾困住的星子，互相照亮手术前的暗夜。术前，我握着母亲的手安抚她雏鸟般的颤抖，转头对哥哥说：“县城医院摘除白内障技术已经很成熟，您和妈妈放心。”手术台上并排躺着的母子，让我想起他们挤在旧沙发里翻老照片的模样——原来有些羁绊，连病灶都会相约生长。

无影灯亮起时，母亲握紧我的手，指节硌得生疼。术后揭开纱布，她忽然笑了，说看我鬓角新添的白发，“像二十年前抱孙子的自己”。哥哥对着病房电视里的天气预报发怔，游走的云图终于不再是他记忆里洩开的墨团。出院时医生叮嘱：“你妈的另一只眼窝肉要先切，等炎症消了再摘左眼的白内障。”母亲听话地在春天的尾声里又住了一次院。

我望着她虹膜上未消的手术缝线，想到她不久还要摘除左眼白内障，忽然看清自己的恐惧——那些针脚不仅缝补破碎的躯体，更把半生风雨

都缝成了护心镜。轮到我站在眼科诊室时，却成了退场的那个人。装修粉尘散开的泪泉，成了挥之不去的阴霾。医生说置管术不过是为眼泪重修河道，我却在术前同意书上停驻了整个春季。记忆里的伤口次第苏醒：七岁被锄头劈开的头皮、剖宫产时钢刀划开的肚皮、甲状腺被剃去的空间。每一次愈合都留下不灭的裂痕。

护士递来的同意书在掌心发潮，铅字游成黑蚂蚁，啃噬着四十年前的乡间小路。邻居姐姐的锄头划破暮色，我的视线掠过青草尖。缝针的银线穿过头皮时，我数着屋顶漏下的光斑——那时的疼是扎在年轮里的刺，经年累月竟长成了畏惧的年轮。

女儿新居的乳胶漆味道仍在鼻腔盘桓。去年监工时飞扬的尘埃里，我总错觉看见小时候甘蔗刀的寒光。小指上蜿蜒的疤痕像褪色的红绳，捆着所有金属与血肉的往事。而今泪腺溃堤，20多年前两次剖腹产，无影灯下撕心裂肺的杀猪声和哭喊声，咸涩的河流里浮沉着10多年前甲状腺手术的蓝光，以及无数个缝合伤口的春与秋。

春日的黄昏，省城高架桥的落日像枚熟透的杏子。门诊楼前的玉兰又要开了。我站在玻璃门前，望着镜中肿胀的泪囊，忽然明白这汪死水原是我前半生所有未流尽的泪。倒映的面孔被泪痕分割成碎片，像极了母亲术前模糊的世界。口袋里的检查单簌簌作响，视频中母亲新换的老花镜泛着琥珀色的光——她如今能看清广场舞队最后的排位，却看不清女儿为何能替所有人掀开手术帘，独独困在自己的影子里。

哥哥电话里传来母亲的嘱咐：“能拖就拖吧，手术台的灯太亮了，或许不用置管也能疏通。”他们用摘下纱布的欣喜编织盾牌，试图为我抵挡无影灯下的阴影。弟弟的短信亮在锁屏：“姐，眼睛不比旧伤，拖成脓肿就不是置管能解决的了。和解不是妥协，是给未来留条出路。”

暮色渐渐笼罩了诊室，我数着器械盘里的钢针。那些冰冷的曲线，突然让我想起了母亲裙摆上的流苏，在记忆的广场上旋舞。窗外飘来广场舞的音乐，有个老人正在练习一支新编的舞步，叫“拨云见日”。我最终没有推开那扇门，但在春天的尾声里，我听见内心某个结痂的伤口，正在悄悄松动。也许，有些雾气需要时间慢慢消散，而有些光，总会在雾散后重新照进心间。我的春天，也许只是来得晚了一些，但它从未真正离开。

家乡的草原

■ 梁郁强

我的家乡位于高州水库黄塘河段，那是一个依山傍水的地方。山的青翠，水的蔚蓝，构成了家乡的底色，而孕育在河床上的草原则成了它绝美的点缀。

家乡原本没有草原，它的形成是近些年的事。一直以来，家乡的民众便以勤劳著称，他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发展生产的机会。每当枯水期来临，人们就在河床上种玉米，栽番薯，插秧苗，裸露出来的河床成了一个妥妥的大农场。从祖辈到父辈，人们就这样默默耕耘着。随着父辈这代人渐渐迈入老年，年轻一族外出务工，便鲜有人再到河床上耕耘了。渐渐地，河床便长满了青草。慢慢地，长满青草的河床便成了我眼中的草原。

家乡的草原并不是常年存在的，它只存于枯水期，丰水期一至，便会被淹没。刚开始那会儿，对于家乡的草原，我们并没有太多的感觉。每次路过那儿，偶尔叹息：这地儿用来种作物该多好啊，但大家要忙的话儿也多，田里的水稻、地里的花生、岭上的荔枝啥子，让人不需要打理呢？再说，草原虽不能够生产，但是它却可以养眼啊！想到这些，我变得渐渐喜欢上它了。

每年的立春时节，上游那露出水面的河床便会悄悄地长出草芽，远远看去，像天上洒下了一层绿霜，淡淡的，是诗人笔下的“草色遥看近却无”，但这已经让我们感受到了春的萌动，内心自是欢喜。水越退越低，草儿像长了腿似的也越走越远，如果被某个赏欢的古人瞥见此景，会不会随口便来一句“离恨恰如春草，更行更远还生”呢？在春草疯长的季节，它们注定是不会寂寞的，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嘛，鸭子早已活跃于水面，鱼儿也不甘落后，在跳着，跃着。春光融融，一切都在野蛮地生长着。

到了“惊蛰”，家乡的草原已有一定的规模，但草儿长得还不够高，顶多就像是在河床上铺了一层厚厚的地毯。这个时候，它已经愈发可人了。青蛙似乎找到了新家，白天在草丛里寻找着猎物，夜晚则在草地上尽情歌唱，夜深人静，即使是躺在床上也以“听取蛙声一片”。如果哪天下了淅淅沥沥的春雨，家乡的草原便更显得有情调了；河床边的小河依然流淌，临时码头上停泊着几艘小船，让人不禁想讨“春水碧于天，画船听雨眠”的佳句。此时，草原上的泥土也变得硬朗起来，如遇上晴天，傍晚，河边人家的孩子

最喜欢在那放风筝，他们拽着细线奔跑着，任凭风筝在空中飞翔，或许，这也是古人笔下的“儿童散学归来早，忙趁东风放纸鸢”的再现吧。

清明至立夏这段时间应该是家乡的草原最美的时候，水位基本稳定了，河床上的泥土也趋向硬实，青草肥美而挺拔，目之所及，皆是碧绿，微风过处，绿浪翻滚，直把人心儿惹得痒痒的。草原的美自然是遮掩不住的，它吸引了一波又一波的人前来踏青或游玩。人们或戴着太阳帽，或撑着遮阳伞在草地上款款而行，有的甚至光着脚丫踩在软绵绵的草上，累了，便席地而坐，或干脆躺在草地上小憩片刻，齐膝高的青草瞬间便可以把人“淹没”，而不远处有几头不知谁家的黄牛正在那悠闲地背着青草，颇有几分“风吹草低见牛羊”之情韵。如果是从远方而来的游客，她们会更讲究一些，一般都会支起一个帐篷在那逗留小半天。他们吹着河风，踏着草原，望着青山，看着天上云卷云舒，瞧着水面碧波荡漾，偶见鸳鸯成群结队从头顶飞过，那种感觉简直妙不可言。“舍南舍北皆春水，但见群鸥日日来”，诗



紫藤花 张磊 摄

词里的意境照进了现实，怎能令人不高兴呢？但更令他们痴迷的应该是在草地上观看落日，虽然看不到“大漠孤烟直”但是把“长河落日圆”收归眼底是没有问题的。当夜幕低垂，游人才心满意足地散去。

家乡的草原虽然处于原生状态，但是它的美已经打动了很多人。转眼又到属于它最漂亮的时节，我开始想念在家乡的草原上游玩的日子了。

也红

■ 阿明

◎ 小说连载 ㉓

第五十章

-2-

久等却未见韩小倩复机，龙涛明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，心中焦虑不已。只好又拿起话筒，寻呼欧光华。很快，电话铃敲响。欧光华告诉龙涛明：“师母过世了，师傅脱离危险已苏醒，小倩正在赶去山东的路上……”

听到确切的噩耗，龙涛明一阵悲从心生，手中的话筒再也抓不稳，“啪”地掉在了桌上。这个铮铮汉子，眼泪夺眶而出。泪水一下子模糊了他的视线，而他记忆中，韩小倩的母亲张老师温婉的笑容却越发清晰——

在和韩小倩确定恋爱关系后，龙涛明曾提议拜见未来的岳父岳母大人，遭到了韩小倩反对，让龙涛明误会韩小倩尚未定心，不愿让家人知道他的存在。韩小倩详细解释了韩家和罗家之间的父辈渊源，并把父亲一直想把她嫁给罗为斌，以达成父辈约定的执念一并告知。但她也表明了自己的鲜明态度，说是坚决不会同意父亲的安排，让龙涛明放心。为此，龙涛明没有第一时间去拜见韩劲，但后来在机缘巧合下，先接触到了张老师。

第一回与张老师会面，是在电影院。原本要去看电影的是韩家三口，可刚好韩劲当天因一个临时任务，要出差省城，临时空出了一张电影票。张老师打电话同韩小倩商量，问爸爸那票给谁看，韩小倩毫不犹豫就说让龙涛明一起去看，并叮嘱不要同爸爸说。

关于那次相见，龙涛明觉得该感谢韩劲，因为电影票是韩劲费心弄来的。作为军人出身家庭，韩家人都爱看战争题材电影。前一晚，韩劲下班回家时，从衣兜里拿出三张电影票，在张老师和韩小倩面前晃了晃，十分高兴地说：“明晚我市放映《斯大林格勒大血战》，这是首映式，我通过关系才拿到的票！”谁知他第二天上午就因公出差了，这才凑巧给了龙涛明与张老师见面的机会。

为了给对方一个好印象，那晚龙涛明与韩家母女提前一刻钟到了电影院。在韩小倩的巧妙引导下，龙涛明和张老师很快熟络起来，相谈甚欢。张老师言谈举止

间流露出的知书达礼、温柔善良，让龙涛明暗自赞叹。闲谈中，张老师不仅称赞龙涛明父母教子有方，更亲切地邀约道：“什么时候接你母亲来市区住些日子？我们老姐妹也好说说话。”

如今再忆起张老师那番温情的话语，龙涛明悲痛愈深，禁不住小声抽泣起来。他没有忘记，初次认识之后还发生了一件事，让他深深体会到了张老师爱女疼女并深明大义的菩萨心肠。

也是一个夜晚，韩小倩突然哭着跑来了龙涛明宿舍。而那天是韩劲的救命恩人罗笑民的冥诞。自从罗笑民因牺牲，韩劲二十多年来始终恪守着一个规矩——每年这天，韩罗两家人必定团聚共进晚餐，在饭桌上为罗笑民摆上碗筷，如同他从未离去，既是庆生也是纪念。

餐桌上，刚破案立功并受了嘉奖的韩劲，高兴之余又感怀想念老战友，一个没控制住喝多了酒。酒意上头，他红了眼眶，拍案而起，指着韩小倩和罗为斌，叫他们抓紧结婚，以圆罗笑民的遗愿。

韩小倩置之不理，一味绷着脸，不肯作声。她消极抵抗的态度惹怒了韩劲，情绪愈发激动地朝着韩小倩大骂：“你滚！就当我没养过女儿！你以后都不要再进这个家门了！”性格倔强的韩小倩便“霍”地站起身，掩面匆匆往外走，头也不回地奔出了家门。

这可苦了张老师，在黑灯瞎火的深夜里奔波寻觅女儿的踪影。她找遍了女儿平时喜欢去的地方，也问遍了女儿的闺密好友，最后来到龙涛明宿舍才见到了人。母女俩一番谈心，张老师含泪劝勉了韩小倩知足。可不一会儿才说服韩小倩随她回家去。

自此以后，龙涛明经常对韩小倩说：“有这样一位好妈妈，你真幸福！”——可现在，一直无私给予韩小倩幸福的张老师竟就这样意外撒手人寰了，韩小倩该多伤心啊！想到这里，他仿佛看见韩小倩痛苦哀

泣的面容，自己的泪水也更加汹涌。

龙涛明独自沉湎于悲痛之时，原本一起在隔壁会议室召开技术攻关会议的冯伯良，见他离开这么久，终于寻到了办公室来。进门一看，被泪流满面的龙涛明惊吓得声音都变调了：“龙——龙厂长，您这是发——发生什么事了呀？”

龙涛明轻轻揉了揉头，没有回答，并扭过脸去抬手抹泪。冯伯良不知如何安慰，在门口站立了一会便倒退几步，为龙涛明悄然阖起了办公室的门。

回到隔壁会议室宣布完散会，对龙涛明不寻常之状态感到费解的冯伯良，满腹狐疑地踱回了自己的办公室。刚给自己泡好杯茶，电话铃骤响。透过话筒，听到了娇甜的声音：“亲爱的冯总，今晚我订了帝皇酒店小凤仙房，不见不散哦！”原来是寒雪打来的。

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定以来，江南市的经济展日新月异，可谓三百六十行，行行都兴旺。这地方还有个特别之处——华侨多。早年间，一拨拨人漂洋过海，有的去旧金山淘金，有的往南洋做生意。其中一些发了财的或出了名的荣归故里，都爱回江南置业摆酒，请客以彰显富贵。市区中心街道常常人头涌涌，好不热闹。

帝皇酒店坐落在万福路上，这条路可是江南出了名的美食街。平日里各家美食小店就红红火火，今天赶上大年初三，更是人流如织，熙熙攘攘。商家小贩的吆喝声此起彼伏，游客的谈笑声不绝于耳，汽车的喇叭声和顽童放出的鞭炮声混在一块儿，把江南市过年的气氛烘托到了极致。

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江南市区的年轻人结婚都要让婚车队绕行万福路，图个“万福临门”的好彩头。冯伯良所乘坐的总厂小霸王值班车行至此时路，恰好被堵在一支婚车队后面。车子走走停停，用了半小时才驶出这条街。

当冯伯良踏入帝皇酒店三楼的小凤仙房时，入目的奢靡浪漫场景叫他瞬间屏住了呼吸。百平米的房间里，四面墙壁被黑金双色装点，六米长的暗红绸面餐桌上，两头各放置了一套西餐用具。在七彩射灯折射出的旋转迷离光晕下，寒雪正坐于门口右侧处的施坦威钢琴前，弹奏着贝多芬第六交响曲《田园》。看着她纤长的手指在黑白琴键上起伏，冯伯良感觉自己的心也随之猛烈起伏。

“冯哥～”寒雪优雅起身，美艳款款地走向冯伯良时，高跟鞋在地毯上陷出深深的凹痕。她今晚的装扮与之前冯伯良在别的场合见过的几次大有所不同，低胸紧身连衣裙勾勒出曼妙曲线，一头浓密的长发披在肩后，随身姿摇曳晃动。不亚于娱乐明星的靓丽，引得冯伯良喉结滚动，恍惚间竟觉得眼前人是那么陌生，那么遥不可及。

盈香而至的寒雪，微笑着把纤细小手搭上冯伯良的肩头：“冯哥快来，今晚您可是主角，让小雪全身心为您服务。”眼波流转间，她一个媚眼抛来，冯伯良便酥软了半边身子，握着寒雪的手触般松开，话都不利索了：“寒博士说笑～说笑了。”

两人言语之际，大堂经理已站到了寒雪身侧，微微躬身轻问：“寒小姐，现在可以上酒上菜了吗？”

寒雪挑眉指向冯伯良：“他才是今晚的话事人哦！”不等大堂经理再次征询，冯伯良已呵呵笑道：“上吧。”

待他们入座，一支法国波尔多红酒首先被服务员送上餐桌。随后，巴西牛扒、意大利鹅肝、澳洲冻蟹肉、本地卤鸭头拌果木沙拉酱……一道道精致美味的西餐接连上桌。从服务员手中接过红酒瓶，寒雪借着倒酒的动作，指尖在杯沿轻巧一弹，几滴有催情作用的药水便溶入了递给冯伯良的那杯红酒里。

酒过三巡，冯伯良开始觉得浑身燥热，

发痒又发烫，像是身体里每一条血管都有无数雄虫在涌动，整个人难耐不已。他扯松衣领大喘气时，寒雪冰凉的指尖突然抚上他的脖颈。“冯哥呀，您脸色不太好呢～”她吐气如兰，将摇摇欲坠的冯伯良扶上了早就开好的客房。

一阵暴风骤雨过后，退去药性的冯伯良似觉哪里不对劲，却一时又说不上来。他当然没有想到，今夜的“美人恩”其实是场阴谋，他与寒雪的事被全程录下，且这段录像将在日后成为寒雪威胁他的把柄。

又望了望躺睡于另一边床上的寒雪，脑子嗡嗡疼的冯伯良心情复杂且莫名焦虑。“难道溜过洋的女儿都这么奔放？”这么疑惑着，他起身走进了浴室，站到冰冷的水柱下，任水流冲刷着身上醒目的红痕。思绪纷乱时，他的脑海里突地闪过龙涛明泪流满面，朝他轻轻摇头的画面……

然而，这一天对于龙涛明，可比冯伯良更加煎熬难捱。他在办公室待了许久，才勉强压下为张老师不幸离世的难过，强打起精神，毅然决定再不管什么会议、什么文件，要马上坐最快的航班去山东见亟待安慰的韩小倩！

果断拨通办公室主任岳云太家的电话，只听话筒里传来岳夫人温婉的声音：“新年好，龙厂长。云太已经回厂里了。”刚放下电话，他办公室的门就被推开——

岳云太面色凝重地快步走进来，额头上还挂着细密的汗珠。“龙厂长，出大事了！保卫科长刘宏宏今早在市公安局开会时中毒身亡，现在在市医院抢救。”

龙涛明一下愕然，急问：“中毒？怎么会这样？”岳云太摇摇头：“具体情况还不清楚，是市委为此事件成立的应急小组刚通知我的。”

沉默半晌，龙涛明转而提出：“岳主任，请您先别帮我查下还有没有飞济南的航班，从省城飞的也行。我要出去一趟。”“这……”岳云太面露难色，“应急小组明确要求，凡有中毒者的单位，全员三日内禁止离开本市。听说公安部的工作组已经在赶来调查的路上了。”

闻言，龙涛明怔怔地望向岳云太。他张了张嘴，但最终什么也没说出口。